

老老板得有几百
年历史了，大块的石
头，被磨滑了棱角，所
有从此经过的车与人，
都得提前做好刹车动
作，缓慢地通过。想起老县医院，脑海里
第一浮现的就是这个慢镜头。
桥的下面，是一大汪水。不能叫河，
不能叫湖，只能叫一大汪水。水是死水，
没有来源，也没有
去路，但由于面积
不小，风从桥下钻
来钻去的时候，水
面仍有波澜。所谓
死水微澜。

水不流动，反而为水葫芦等植物疯
长提供了营养。水葫芦从桥的东南角开
始长起，最旺盛的时候，可以覆盖大半
个湖面，让这个北方小城，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就拥有了难得一见的、也是唯
一的一小片南方景观。
我第一次进县医院，就是这个时
候。不是一个人进的，一个人的话，无论
如何我也不想进这个地方，内心里对医
院有种惧怕感。

我是陪健健去的，健健是我的好朋
友，他喜欢上了医院的一个护士，时常
在人家上班的时候，拉我陪他过去打扰
人家(他一个人也不敢去)，年轻的护士
们在走廊里穿梭，白色的护士服干净得
耀眼，她们永远笑嘻嘻的，不知忧愁，也
不把我们这两个没病的人当回事。
老县医院开始改造建新楼的时候，
大约是 1992 年吧。在旧病房楼的后边，
开始建新病房楼，我以一个建筑工地工
人的身份，进驻了老县医院。
工地的老板，是我所在街道的邻
居，他胖胖的，有着一双金鱼眼，看着面
相和善，但也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他
看了看我的身高，说了句，“每月工资 80
元，来吧。”

新楼房从无到有，要一点点地盖
起。最早的时候，我在医院的工地切钢
筋——就是把一盘以盘卷形式拉到工
地的钢筋，用手捋直，放在切割机下面，

切成半米一米不等的长度，用在不同的
地方。
冬天寒风凛冽，手上的工作手套被
钢筋磨烂了，筷子粗细的钢筋在掌心穿
梭的时候，凉意不停袭来，那根钢筋似
乎想要与已经不再温暖的手掌黏为一
体。我和一个同龄的女孩，在重复着切
割钢筋的工作，我负责把钢筋送到切割
口下，她负责按下切割铡刀……

某个加班的
漫长的黑夜，我甚
至想，我的一生，
就要和这个女孩，
永远这样不知疲
倦地“切割”下去了。

切割钢筋的场所，恰好就在医院后
边那一大汪水的边上，时而有带着湿气
和寒意的空气，从水面卷上来，卷到脚
边，顺着裤管钻进来，滑溜溜的，让人想
颤栗，又忍不住有点儿想哭。

偶尔抬起头来，会看见不远处的病
房楼里灯火通明。只是看不见里面忙碌
的身影。

1999 年 12 月，我 24 岁生日就要到
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孩子在老县医院
出生。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在等待了一
夜之后，我听见产房里传来一声嘹亮的
啼哭。

在确认是自己的孩子降生了之后，
我冲向医院走廊的尽头，那边阳光正
旺，暖意洋洋，我在亮得晃眼的光线下，
用新买的手机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发短
信，告诉他们我成了一个父亲。

三个月后，我带刚满百天的儿子，
离开了县城。经过老县医院的时候，深
深地看了它一眼。生命的降生与离去，
在这里。我的青春的发现与告别，也
在这里。

中年之后，有几次做梦，梦见了老
县医院，梦见我站在空空的走廊里，没
了护士窈窕的身影，也听不到哭声，梦
境如墙壁一样洁白。

可我还是愿意，更久地沉浸于那洁
白里。

夜光杯

纸上山川

王 瑒

头一次跟随父
亲去富春江，恰逢
落雨。坐在车里极
目远望，漫山的树，
密密层层，错落交
搭。那时我大概三四岁，对山水国画一无所知，既寻
不得“鬼脸”，亦不见“麻皮皴”。暮色四合时分，坐船再看，
只觉两旁的山色一如重墨，依然看不出个所以然。
多年后再去富春山，正值春末。满山的翠竹跟杂树
让人觉得绿得可真好。那绿颜色层层叠叠，深远而幽
深。浓绿，淡绿。一层一层往天边延伸开去，一时看得竟
有些恍惚，不知身在何处。同行友人是个画家，他说，登
顶从山巅远眺，尽揽富春山独有的气韵，无处不在的国
画之意境。刹那间忽然有点理解了父亲。《富春山居图》
一向被视为山水画长披麻皴的经典之作，想那黄公望
大器晚成，花十数年方才完成，然而山水国画的意韵，
似乎是不具备一定的年纪与阅历，根本无可领悟。

坐在半山腰的亭子里四下张看，极力感受当年的
黄公望如何领略这一派大好河山。两岸的植被极好。基
本看不到石头，即使是登至山顶，也未必能看得出大痴
道人笔下的块块垒垒。毕竟功力不济。
幼时记忆中，常见父亲临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
图》，一遍一遍又一遍，永不厌倦。我躲在一旁静静地
看。虽不懂，但觉得《富春山》是写实画，而非纸上山川
随意泼洒出来的笔墨符号。

齐白石老人笔下的螭蛄，总是伏在某处，两只前爪
像两只叉老叉的圆脚丫。复蜷。两个很小的翅子下边是两
个较长的翅。眼睛虽小，黑又亮。通体呈褐色。画螭蛄
用色比较简单，赭石色稍点一点藤黄即可。当然缺不得
墨。有人见过五颜六色的螭蛄？

螭蛄据说会叫，我从没听说过。或许叫起来一如犬
吠？当然不过是由字面而引发的浅薄联想。你听说过蛇
叫吗？那年我出差去山东蓬莱。暮色中独自坐于亭间观
海，正值盛夏，倏地看到一条蛇，在道边猛然立起来。它
在叫！发出类似“啞啞”的声响，一时怀疑是自己惊恐中
听力出了问题，然而定神再听，那声音分明有点像吹
哨。吓煞我也。

四川有一道只在坊间才可能吃到的美味叫“辣爆
土狗”，是螭蛄。四川朋友说“以之下酒，巴适”。据说此
菜不但滋味殊绝，还有“特殊功效”。似乎是，许多离奇
古怪的菜均有此一功？据吃过这道菜的人说，入口喷
香，且越嚼越香。然而于我而言，简直不能想。

湖南有这道菜吗？白石山翁笔下的螭蛄，永远平
和，安逸，与世无争，静静地伏于一隅。是因为它永远不
可能被人放入油锅煎炸？我很想看一看画中飞动的螭
蛄是什么样，然而把画册

翻得稀烂，亦不见有螭蛄
在里边飞。

记忆中，父亲书房的
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面上
峰峦叠翠，林木幽深。有
细亮亮的清泉，由山巅
一级一级，笃定，安然，分
层跌落。林间有小屋。屋架
数椽临水石，门通一径挂
藤萝。画中有位老者，眉目
清朗，纳下头捧本书。那
山，那树，那水，画中之意
韵，一时竟使人语竭词穷。
阖目养神，读书写字，
哪怕只是枯坐，涧边幽草
细如丝，水雾如烟如梦，许
多叫不出名字的花。世上
真有如此雅致的好去处？
纸上山川。

水中仙
(插画)
至尊饱

读《新民晚报》，获知书法家孙信德
先生讯息，大喜过望。得友人相助，遂与
孙先生取得联系。此时我们已阔别近半
个世纪。

当年我在南洋中学任教，孙先生是
学生家长，供职于江南造船厂。素闻孙先
生善书法，即请他为语文组同仁指导书
法。相约每周四下午教研组活动，老师们
依次端坐，临池摩帖，孙先生巡回指点，
一笔不苟。其时，墨香飘屋，情趣融融，留
下难忘记忆。此后经年，因工作调动，再
无联系。当我获知孙先生信息时，难抑故
人之思，即致一信，信末附诗：“时光流逝
飞神杳，白发犹存平常心。老马识途留纸
笔，人情才是宝和珍。”两天后即获孙先
生复信。信中言辞恳切，同样表达了对这
份尘封情谊的珍惜，同时附
墨宝一幅，抄录了这首诗，以
此表达我们共同的心声。

光阴似箭，我们都已进
入暮年。梁启超说，“老年人常思既往”“惟思既往也故
生留恋心”。想当年，我等少壮，孙先生屈驾光临，海人不
倦，不取分文，心地何其纯真！而老师们兢兢业业，
又是怎样的境界！而今，我们都已鬓发苍苍，仍能“不
坠青云之志”，力求老有所为。孙先生告诉我，五十年
间，他奔波于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地，传播中华书法
艺术，国内更是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上海世博会期间，
他用五种书体，以“世博”为主题，创作了百幅书法作
品，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五十年间，我也没
有停步，热心服务于教育事业，晚年受命编制上海市
初中语文课本，心系学子，竭尽全力。

唐人岑参诗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
安。”受时代限制，彼时彼地，他们只能以“传语”代“纸
笔”，申述为国安边的豪情。时代不同，吾辈有幸盛世
重逢，我留诗，孙先生留书，不仅“传语”，还留“纸笔”。
我们谨以漫长人生的感悟，告诉来者，事在人为，时不
我待，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唯有“平常心”，人间的真
情才是最宝贵的。

说到“报上相逢”，还有一件幸事。2020 年 6 月 4
日“夜光杯”上发我小文《善小之为》。同期还刊发姚胥
隆先生短文《橱柜更新记》。胥隆是我 50 年前文友。我
们曾一同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写青少年读物。此后失
联多年。不想 50 年后“报上相逢”。他通过报社与我联
系。我们惊喜相见，何其感慨！欣慰的是，我们赤诚不
变，一直为教育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不被接受的毛蟹

钱永广

儿子喜爱美食，假日
里，他从学校回到家。应儿
子要求，全家去餐馆用餐。
正当我看着儿子大快
朵颐之时，妻子突然朝我
眨了眨眼，顺着妻子的目
光，我看到大厅另一端一
个熟悉的身影。他不是常
去我家附近骑着人力车收
废品的那个男人吗？朴实，
憨厚。为了表示尊重和友
好，我走过去要同他握手。
他们的桌上有三道菜
菜，雪菜炒肉丝、酸菜鱼和
花生米。我的
突然造访让他
们全家都很尴
尬。他说话时，
语无伦次，他
的妻子也不停地搓着双
手。当我退回座位后，儿子
说他想送三只毛蟹给那个
小朋友。对儿子的这份心，
我和妻子都不由得称赞。
当儿子把毛蟹端到那个孩
子面前时，他们全家都很
震惊，儿子说了半天，没想
到，他们让儿子把毛蟹端
了回来。一定是儿子不会
说话，于是，我决定亲自送
过去，请他们理解我们的
好意。可无论我说什么，他
也不肯收，我索性把毛蟹
往桌上一放，拔腿就走。

“站住！”我还没来得
及转身，就听见背后传来
一声大吼，不等我反应过
来，他端起那盘三只毛
蟹，往我怀里一推。我端
着那盘毛蟹，在众目睽睽
之下，难堪极了！

当我们离开餐厅时，
没想到，他主动走出来，
并伸出了手，和我热情地
打招呼。他向我解释说：
“今天如果儿子不在场，
你送三只毛蟹，也许我会
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但
是，今天我和儿子约好
了，我请他吃饭，如果我
接受了你赠送的毛蟹，儿
子就会认为，我是一个喜
欢接受别人施舍的人，是
一个只能靠捡破烂为生
的人，甚至是一个请不起
儿子吃一顿饭的父亲，因
此，请你原谅，作为父亲，
我不能接受你的毛蟹！”

听了他的解释，我为
刚才的莽撞而感到自责。

新年音乐会

邝亮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我是一定要让毛头听的。
指挥家里卡尔多·穆
蒂引领着维也纳爱乐乐
团在空荡荡的金色大厅
演奏，现场一个观众也
没有，但是艺术家依然精
神饱满，依然兴致立致，
依然慷慨陈词。

这是一个充满仪式
感的现场，之前和以后都
未必有的。

穆蒂是意大利人，维
也纳爱乐乐团成员所在
的奥地利也是疫情的重
灾区。谁知道他们经历
了什么。据说排练时他
们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
但是，元旦这一天，
在金色大厅的现场，人
们从他们的神情中感
觉不出任何异样。也
因此，这种淡定从容
和勇敢才更为动人心魄。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
应该如何面对灾难的
人生课堂的现场。我
认为我们和毛头都不
应该缺席。



“我将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敢
于承担最危险、最繁重、最关键
的工作任务，坚决打赢新冠疫
情防控这场硬仗！”在鲜红党
旗的见证下，我与所里全体党
员民警共同宣誓。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是 2020
年 2 月 18 日，是武汉宣布封
城的第 26 天，也是我和战友
们在被称为上海“小汤山”的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坚守
的第 26 天。

疫情伊始，有个流行词叫“
逆行”，在全国各地的医护人
员“逆行”之际，对我们来说，
或许“坚守”才是关键词。我
们坚守着辖区 43 平方公里的
土地，坚守着辖区 15 万的实
有人口，我们坚守着数个发
热门诊和隔离酒店，人岗适
配、万无一失是我作为所长
要考虑的首要关键，我跟战
友们一起在《请战书》上签
字捺印，共同组成了党员先
锋队，有条不紊开展工作，
驻守岗、巡控岗、监控岗等
各个岗位像一个个精密的
齿轮，周而复始，彼此配合，
24 小时不

间断运作。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是 2004 年迁过来的，占地 503
亩，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它
被确定为全市集中隔离治
疗点。我作为山阳派出所的
所长，深知此地不容有失。

疫情发生后，第一次踏进
公共卫生中心大门时，我的
心情是沉重

守护上海“小汤山”

吴丹青

的，既因为公共卫生中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沉甸甸的地位，更因为生
命重于泰山，这里是生命
与死神赛跑的地方。

“吴所，要远离隔离区！”
安保队长好心叮嘱我。可
为了做到“底数清”，我
还是走到隔离区边缘，眼
前的警戒线标志着里面
严峻的形势。我明白，
守住公共卫生中心的安
宁是我的使命。确保民
警及辅警的自身安全，
更是我作为一所之长
的职责。回到派出所
后，我将隔

离区域的分布图及民
警自身防护措施第一
时间发给了大家。

经过反复商研，我们
制定了一系列周密的方
案，协同院方并会同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成立疫
情应急响应专班，建立
起一套“山阳流程”，确
保每个涉疫警情都能迅
速、妥善处置。

“吴所，有 4 个人吵着
闹着要

进公卫，其中有一人
发热，你赶紧来看看！”
疫情就是命令，我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呼
叫专班一同前往处
置。到场后发现，原
来是三大一小的一家
四口，寒风里小女孩
的脸被吹得通红，家
人的眼神里透着焦
急。经了解，几天前，
小女孩出现了发热现
象，因为担心感染
新冠，又听说上海
的公卫中心有最好
的医疗条件，所以
连夜驱车数百公
里前来投医问诊，
因为不了解公卫
中心的诊疗流程，
与

安保人员发生了争
执。

急群众所急，小女
孩的病情马虎不得，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
的时期。身着防护
服，我大胆地靠上
前，“这样吧，我先
带你们去发热门诊
门诊，公卫中心作
为上海抗击疫情的
主阵地之一，有着
严格的规章制度。
请相信我，孩子的
病一定会得到妥
善医治，但前提
是你们必须配合。”

孩子在公卫中心的
发热门诊及时得
到了医治。所幸只
是虚惊一场，普
通发烧而已，几
天后就痊愈出院。
出院前，她还专
门留了张感谢的
纸条。看着她和其
他一批又一批患
者出院，我感慨万
千，既感叹病魔的
无情，也感叹国家
的伟大，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家能
像中国有如此强
大的动力、战
斗力、执行力。

走
过春夏秋冬，我和
我的战友依然坚
守在市境线上，
守护着一城百姓。
今日马天氏
责编：刘芳